

大吉嶺上。傲嘯雲山

張大千在「敦煌石窟」兩年六個月的面壁臨摹，指上「盜竊國寶，毀損古物」的黑鍋，嚐盡了千辛萬苦，繪製了二百七十六件複製品。其後以其中的五十六幅精品在成都、重慶、上海、北平、香港等地展出，喚起了國人對敦煌藝術的矚目，更肯定了「敦煌壁畫」在中國歷史和藝術上不可磨滅的價值，從而也使張大千的功力大增，畫風丕變，奠定了一代大師的堅實基礎，他的辛勞與受謗總算換來了豐碩的報償。

赴印考證佛教藝術

然而有一個問題始終爭論不休，那就是有人認為敦煌壁畫是佛教藝術，敦煌壁畫就是「印度藝術」傳入中土的；張大千則不以為然，堅持敦煌壁畫是我國歷代藝術家融會貫通後的偉構，是中國人自己的藝術結晶，絕不是模仿來的。然而兩派意見僅止於理論上的爭執不休，並沒有實地印證的經驗，因此張大千老早有「印度之行」的打算。因為抗戰勝利以後，正忙於風光及酬應，一時未能如願，待至大陸變色，他由臺灣轉赴香港以後，適逢印度美術會邀他前往新德里舉行展覽，才得到機會實地去進行比對、觀摩及研究，以解開長久的謎團。

正好羅家倫那時擔任我國駐印大使，當年在南京中大時，羅曾登門禮聘他擔任教授；有此一段淵源，

不愁沒有照應，於是立即整裝就道，帶着他的部分敦煌壁畫臨摹品，打着佛教藝術家的招牌，踏上了這個有着古老文明，但却擺脫英國殖民地統治不久的國家。在新德里印度美術會展出整整一個月，印度朝野都爲之讚嘆不已。

民國四十年元月印度尼赫魯政權承認了中共偽政權，羅家倫大使下旗回國，張大千也離開了新德里，前往亞堅塔——唐三藏取經的地方，對着該地寺廟的壁畫，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觀摩、比照與研究，終於得到了下列三項結論：

觀摩比照獲得結論

第一、敦煌壁畫的透視法是從四面八方着眼的，這也就是外國人時常詬病說：「中國繪畫沒有透視！」而印度壁畫則是與西洋畫法一脈相傳，由一點透視全面，僅從一個角度下筆。

第二、敦煌壁畫所顯示的人物、風格和習慣，都是我國傳統的表現，所畫的佛經故事，都是穿着中國衣冠，背景襯托的寶塔及瓊樓玉宇也都是中國式的建築；而印度壁畫的服飾及內容則完全是印度式的。

第三、敦煌壁畫所繪的內容雖多來自印度及西域，但人物的造型却一反枯瘦瘠，而改乾變成豐滿圓潤的中國臉孔，頭上戴着皇冠，上面寫有「王」字，使人益生敬仰之心；至於釋迦的母親也是唐冠唐臉，身上穿的是全套貴妃醉酒服裝。印度壁畫大都是瘦骨嶙峋，上身赤膊的造型，而且兩者使用的工具與顏料

也大不相同。

然而「飛仙」的畫面兩者都有，畫面及形式均極爲近似。「飛仙」是佛教的故事，菩薩講經說法時，一定有「飛仙」翱翔上空，前來奏樂助興；「飛仙」的樂隊有八人、十二人或十六人等三種組合，兩人飄飄起舞，一人手執檀板以爲節奏，其餘的使用琵琶、簫等樂器，演奏美妙動聽的音樂，作爲講經說法高亢聲調的陪襯及裝飾。

敦煌壁畫中多的是「飛仙」的場面，衣袂飄拂，凌空飛舞，此其中「天衣無縫」的服飾，與印度婦女所着的「沙里」完全一樣；「沙里」只是一塊紗樣的彩布，搭在肩上都成爲最美麗的衣裳，舞動起來隨風飄逸，顯露出美妙的線條，簡直可以入詩入畫。

奇怪的是這些「飛仙」，服飾雖是印度的「沙里裝」，但面孔却是「中國臉」，敦煌壁畫與印度壁畫幾無二致，由此可知兩者是互爲影響的。再如壁畫背景的雲彩及花樹，兩者也有諸多相似之處，如此說來敦煌壁畫與印度壁畫是各具特色，但也是互相影響的。藝術原是世界性的語言，但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表現，又何必斤斤計較誰影響了誰呢？

六朝繪畫筆墨最高

據張大千對他的秘書馮幼衡說，敦煌壁畫中唐代所繪的要比宋代所繪的爲美，而六朝所繪的筆墨最高

。張大千初到「千佛洞」時，只知「宋畫」之美，根本不把「唐畫」放在眼裡。七個月後才逐漸發現「唐畫」的優點，反而覺得宋畫也許受了「理學」的影響，畢竟呆板了些。「唐畫」的線條細看之下，真是柔美極了，風格又較北魏的成熟。等到臨摹快要結束的時候，才又體會到「六朝畫」的筆墨最高，描繪風吹震動的樣子，好像令人聽得見風聲，人物也都剛健美麗，尤其筆法好、思想高，是以前所未領略到的。

大吉嶺上落寞歲月

就像是中國平劇的「無聲不歌，無動不舞」一樣，印度的舞蹈，腰肢和臂指的動作優美，加上色彩豔麗的服飾，帶給張大千許多新的啓發和創作的泉源，因此時常受邀前往觀賞著名的「散花舞」。張大千也頗爲欣賞印度女人的傳統裝束，頭上挽個髮髻，插上一枝金釵或玉搔頭，懸掛一顆明珠或翠玉，顛巍巍的拂盪於前額中間，輕盈晃動，令人着迷。他腦子裡留下了許多美女形象，也畫過一些印度美人圖，但是正當國破家亡之際，時而會有一種痛苦的心緒抬頭，就連美女名山也使他興味索然，於是暫時棲息於大吉嶺上吟詩作畫，以打發落寞的歲月。

印度北部的風景名勝區大吉嶺，峯巒高聳入雲，山嵐幽壑，一片蒼鬱，地勢高寒，清新宜人。當張大千漫遊至此時，一下子便愛上了這個地方，在舉世滔滔的漫天烽火之中，決計暫居於此，看山看雲，吟風弄月，一住便是一年多。在這段時日裡，正是他五十初度，體力與眼力尚佳，精神及功力正值巔峯狀態，

苦吟不輟，日夜勤於繪事，寄情遣興筆墨紙張之間，以澆胸中塊壘，希望藉辛勞的腦力與體力活動，以忘却眼前的憂愁。他有一首題畫詩云：

乍引清商梧葉秋，涼颼吹裏發吟嘔；

尋常摘句雕蟲事，歸去西簾下玉鉤。

跋云：「庚寅歲，自春徂秋，卜居大吉嶺，登眺爲樂，閒作小詩，聊付自唱。偶點奚囊，得百餘首，固寫此覓句圖，以記與此間一段因緣。」據一般人評論，張大千在大吉嶺這一年又四個月中，吟詩作畫最多也最工，想係以孤臣孽子的情懷，發而爲深遠幽遠的氣韻有以致之。他的題畫詩句甚多，諸如：「懷人坐負三更夢，待汝松梢缺月生。」「肘後楞伽書百卷，眼前蓮萼卽西方。」「江南鶯亂草如茵，當時親見海揚塵。」「一事自嗤還自喜，斷炊未廢苦吟詩。」「長物隨身渾已盡，看山留得兩青眸。」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裡，他寫下一幅萬紫千紅的「春山圖」，並題詩云：

簷前樹色垂陰重，屋角溪流漲岸新；

祇是閉門無好句，斜風細雨過殘春。

人在山居夢縈青城

雖說是山居清幽，雲海古木，岫嵐霞光任其眺望徜徉，從清晨至薄暮，變幻多端，雄奇俊逸，然而一

顆心却始終夢繚青城，無時或忘；春花開了，夏雨驟急，待至滿山紅葉翻飛時，張大千又畫了多幅「秋山紅葉圖」，藉以排遣胸中的悵鬱。並題詩云：

奪眼驚秋早，熊蕉滿樹翻；坐花甍病客，滅血泣孱魂。

絳帳笙歌隔，朱樓燕寢溫；青城在萬里，飄夢接靈根。

張大千攜徐愛波夫人在大吉嶺上賃屋以居，雖不至湫隘不堪，想來必不及往日居處之寬敞。他有一首小詩云：「小屋如籠鷄並栖，老風老雨總淒淒；苦吟擁被山妻起，認是饑猿作夜啼。」並有跋云：「愛波諫予曰：『君殊不自愛惜，貪食糖菓，渴疾轉甚，近月以來，瘦且見骨，倘令秋君三釀知之，又不知將受如何訶責矣！』拈四十字答之：帶脫無移眼，摩挲爲颯然；嶙峋餘骨立，饑飽自心堅。求死渾無地，浮生豈問天；向來孤任意，不受一人憐。」並有「懷祖韓兄妹」一詩云：「消渴文園一病身，偶思饜餕輒生噴；君家兄妹天同遠，從此渾無戒勸人。」張大千此一時期的心情狀態，在一首「夢迴枕上」的七律中，便可以表露無遺。詩云：

泣露飄窗墮月疏，鳴蟄理夢四更初；家書壓枕啼號滿，客病搖燈病廢餘。

多難故山怨猿鶴，不材老子終櫟樗；浮海又見橫流漲，認作承平為一墟。

由於多愁多病的折磨，張大千在大吉嶺上所過的生活品質是頗不精緻的，不但一天的消瘦下來，頭上已開始出現了白髮，時常以「羸馬」、「餘骨」、「惰民」、「廢材」自居，而且舉止不定，簡直已到

了心神交瘁的地步。他有一首「寄命詩」，是天未明登虎山看日出歸來所作，名作家高陽解釋說：「當張大千在大吉嶺待不下去時，就想回臺灣。」詩云：

寄命聊為強處禪，飽寒來換一朝暎；疾雷聲碾鐵腸過，老雪光搖禿鬚存。

落抱峻嶒寧自大，因依培塿寂無言；略與揀擇投林處，露白煙青認夢痕。

早年張大千曾經看到過一幅大吉嶺的山水畫，是他的四川同鄉楊鵬升畫的，雲蒸霞蔚，雲海峯陬，令人悠然神往，心中早有暢遊大吉嶺的願望。及至親臨該地，果然深深的愛上了那裡的秀麗風光；時日既久，一籌莫展，心情鬱結，病體支離，大吉嶺在他的生命中業已失去了意義。雖然他的繪畫功力由於敦煌的熬煉到大吉嶺的昇華，已經大大有了突破性的進步；然而大吉嶺的避秦隱居，仍然是他生命史上最黯淡的一段時光。

倦鳥投林嚮往寶島

飛鳥擇林而投，他所擇的「林」就是臺灣，這從「露白煙青認夢痕」結句裡，就可找到明顯的答案。蘇東坡貶謫海南島時，北望雲山曾有「青山一髮是中原」之句，如今張大千在虎山頂上觀日出，遙望東海，煙青一髮不是臺灣寶島而何？舊遊如夢，繫念不已，可知他擇林而投的地方就是臺灣。後來回到香港，却萬里投荒去了南美，當然原因很多，容後再談。

赤禍蔓延是中國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浩劫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張大千一向視金錢如糞土，左手來右手去，從來沒有蓄積財貨的習慣，此番倉皇逃離四川故鄉，手邊自然不會多帶金錢。從前在大陸上，有家族的經濟作後盾，每當山窮水盡之際，往往接濟適時而至，又是柳暗花明的境界展現在眼前；如今國遭巨變，家產蕩然，雖然埋頭作畫，但却絕少出路，亂世兒女保命尚且不暇，誰還有閒情逸致來欣賞藝術呢？重陽佳節他曾有七律二首云：

暫停殘喘此山陬，賃廡思為避地謀；挿鬢居然有黃菊，正冠何用羞白頭。

舉家悔背長房約，折藥難將殷七求；鷄狗一時傳並死，霧迷煙亂望神州。

蹴踏層巒最上層，看圍羣玉笑飛昇；自將蓬鬢簪黃菊，更倩慈纖破綠橙。

持戒不需人送酒，登高仍健自支藤；明年此日能來否？却怪山靈寂不應。

這首詩寫盡了張大千在大吉嶺生活的清閒平靜及拮据寂寞，如果長久在這裡待下去，張大千幾乎會被世人遺忘了。亂世不同於平時，似乎對任何事情都遺忘得特別迅速，那是因為人事變遷太大的緣故。在衆多驚天動地的變故中，人們彷彿都麻木了，也都近視了，眼前的事情都懶得去費心思，那裡還有閒情去記憶那些不相干的人與事呢？況且一個藝術家的生命是要活在人們的讚美聲中，張大千知道應該儘快離開大吉嶺了。

民國四十年秋冬之間，大吉嶺一帶發生了一次大地震，山搖地動，十分驚人。一塊重達兩噸的巨石由

山上滾落，差一點就砸在張大千賃居的房子，真是好險，大吉嶺真箇是形同危地，無可留戀了；就在這年冬天張大千帶領一家大小，還有幾隻印度猴回到了香港。

